

■真情流淌

难以忘怀的目送

■余潇雨

我上小学的第一天,送我去学校的不是父亲,也不是母亲,而是我的外公。我一步三回头地踏进校园,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,目光与外公的视线隔空交会。转角处,偷偷转头,看见外公的目光仍然紧紧地盯着我的背影,直至我消失不见。

此后五年,每个学习日的中午和下午,外公都会骑着那辆黑色的电瓶车,载着我和表弟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。

“啦”的一声,一扇防盗窗将我们分隔在门内外。我摆着

手和外公说再见,然后转身上楼。我能感受到那道炽热的目光在我转过一个拐角后才缓缓收回,然后离开。

六年级,我看到同龄的小伙伴都踩着自行车独自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,不觉羡慕,也向父母提出要自己回家。此后的一年,多少次回家路上的无意回头,都看见外公带着表弟跟在我的身后,一路上看着我的背影,目送我回家。

一晃又是一年,上了初中,我再不需要外公接送,一直到高中,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场景。直到今年寒假,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这久违的目送。

我仍然记得这个日子——1月16日,那是我的生日,也是外公因发烧而住院的日子。我和表弟一起匆匆吃完晚饭,跑到医院去看外公。看到我们,刚有些退烧的外公就让妈妈扶着他坐起来,和我说话。我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和外公谈着天。离开病房时,我忍着心中的不舍,留给外公一个离去的背影,怕自己舍不得离开,怕外公舍不得让我离开。可我最终还是忍不住,在即将走出病房的那一瞬间,我回头了,我看到外公强撑起身子,用手拨开两张病床之间的帘子,静静地盯着我的背影,目送着我。泛红的眼眶,颤动的指

尖,我落荒而逃。电梯里,我无助地蹲在角落里,紧紧地抱着双臂,泪水一滴接着一滴地滑落。这一刻,我开始害怕。

在外公的记忆中,也许只有他目送我离开的场景,可外公却不知道,小学五年,每当我转过楼梯的第一个拐角,听到电动车行驶的声音,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四楼,站在窗口看着他驾车离去的身影,目送着他渐行渐远。外公目送了我五年,我也目送了他五年,哪怕驶出校区,再也看不见,我还会不死心地站在窗前。

最后一次目送外公,是在火葬场的炉门前,棺木是一只

巨大而沉重的抽屉,缓缓往前滑行。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,距离炉门也不过几米。我绕到后面,通过那个四四方方的小窗口,不眨眼地盯着被大火包围的外公,泪水如决堤的洪水,止不住地涌出。一片雾气中,我深深、深深地凝望,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,直到那小窗口被缓缓关上……

我站在长廊内,吹着冷风,忽然觉得脸上一片冰凉,抬起头,只见天空中飘扬而下的雪花。伸出手掌,接下那一片片的飞雪,看着它们在我手心融化成水,回头,目光紧锁在那紧闭着的炉门上。

■百姓故事

“刀下救人”

■顾金生

那是30年前的一个冬日的早晨,一阵寒风吹进来三个人。打头的是位年轻农妇,后面跟着位六旬阿婆,阿婆抱着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娃娃。农妇一踏进我办公室就递上一份报纸,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问:“这是你写的吗?”我看,不是我写的,是我编的一篇文章,内容是“背负两条命案,缘何无罪释放”。讲的是某地三名白闯吃“霸王餐”,被要求买单时竟用棍棒殴打店老板。忍无可忍的老板抄起菜刀奋力还击,酿成两死一伤。店老板被以“杀人”罪提起诉讼,法院认定属“正当防卫”,最后店老板“无罪释放”。

“这事与你们有关吗?”我问。

“有点参考关系。”农妇说,“是看守所一位领导让我们来找你的。”

“哪个看守所?谁呀?”

“是这样的:我老公跟人打架犯命案被判死刑,我、婆婆和小孩从贵州来看守所见面前。看守所一领导悄悄对我说,你丈夫判得有些重,想办法救他一把。快拿这张报纸到杭州找找顾记者,估计能帮到你们。”农妇说完拽着婆婆屁颠腿就跪,我忙一把拉起。

原来,农妇丈夫小关从贵州到某沿海城市打工,一天与几个男人发生口角,随即动手斗殴。寡不敌众的小关只好撤逃,几个男人举着扁担,铁锤紧追不舍。眼看危在旦夕,小关俯身捡起一块卵石向领头者砸去,一下就将领头者砸倒在地。几个男人更是穷追猛打:“打死他!打死他!”被逼急的小关冷不丁一个回马枪,骑在倒地者身上,对冲过来的人说:“不要靠近我,要不就砸死他!”几个男人哪里肯听,依然步步紧逼,几近绝望的小关举起一块卵石向倒地者头上砸去,然后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,准备被乱棍打死。几个男人却没再追赶,急喊“出人命啦!”不一会儿,一辆警车呼啸而至。

刑拘,侦查,起诉,开庭,小关被判“死刑”。

羁押小关看守所的一位干警,认为这“死罪”有点冤,因小关的过激是有“缘由”的。尤其是当看到一家三代人千里迢迢来看守所与小关见面时,更是点燃了他的恻隐之心。碍于身份,他一时找不到帮忙的切入口。正当他愁肠百结时,看到我编的那篇文章,并念给小关妻子和母亲听,建议她俩赶快到杭州找我。

听了婆媳的话,我愣了半晌。农妇说,“领导说材料已送达省高院核准,明天就要讨论的。”

“啊,这么急?”我无言以对。那位看守所领导不知是咋想的,居然把这难题抛给我:我只是一名普通新闻工作者,能扛得起这重托吗?

但看着眼前的三位老小,我能忍心说“不”吗?“我想想办法看吧!”我一字一顿地说着这番话,内心却是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。

没与婆媳俩多说什么,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将他们送到靠近高院的一家招待所,并买了两天饭菜票,交给农妇:“明天一早,我们一起去。你们先在门口等着,如我一人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再来叫你们。”为保险起见,我找了一位曾跑过政法线的同仁,请他为我指点迷津,不至于到高院后我找不到北。

是夜,我彻夜未眠,想好了各种说辞和多种攻

辩。天终于擦亮,我带着三位老少,来到了高院门口。冬天的晨风有点刺骨,好懂事的小娃娃不哭也不闹,小眼珠一刻不停地盯着我,似乎也在企盼着什么。

走进高院,等不及乘电梯,拾级而上,在走道上东张西望、寻寻觅觅,终于找到那间“神秘”的办公室。一推门,见有三位领导坐在里面。我将脑子塞得满满的说辞,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全倒了出来,尤其说到小关有“防卫”情节时,翻来覆去地强调,目的只有一个,希望能刀下留人!他们说:“看了材料再说吧,我们会以法律为准绳,事实为依据的。”

我连连说“谢谢、谢谢”,然后退了出去。婆媳俩一看到神不守舍的我,连话都不敢说。我说领导会认真讨论的,你们先回旅馆吧。可婆媳俩怎么也不肯离开,说一定要一起等结果出来。

临近晌午,有一位“核准官”步出大门。我忙迎上去。他一看边上站着两位外地妇女,似乎明白了什么。“让家属去当地中院听消息吧!”然后又朝我一笑,“热心人!”个中三昧,昭然若揭。我强压住内心的狂喜,连连说“谢谢、谢谢”。婆媳俩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,双双紧紧地抱住小娃娃,眼泪像珍珠似的吧嗒吧嗒流下来……

最后结果改判成“死缓”,真的是“刀下留人”!

眼一眨,30年过去,不知千里之外的小关一家现在过得还好吗?

■生活素描

情暖人间

■赵佩蓉

旬日不见阳光,持续的阴冷。久困室内,觉得腿脚都已笨重僵硬,连心也快生锈了。鼓足勇气,出去走走。

江南的北风,终归缺少光明正大的阵势,坏心思全使在暗处。它们从四面八方袭来,在额上,在脸上,在耳廓,留下针尖戳过一般的战栗。那种冷清,紧实得如同漩涡,将我围住。覆盖在伞面上的雨雾,每隔一段时间,就积成饱满的水滴,珠络一般地滚下来。忽见一大片白茫茫的鹭鸟,停落在岸边的枝梢上。鹭鸟原有的矫健,已经被阴寒驯服。它们停止飞翔,止息鸣叫,以无精打采的忍耐姿态委曲求全。我走近了,从树下经过,它们也懒得挪一挪位置。

我沿着湖心公园的长堤走。转头却见村碑石下站着一位老者。老人穿着半旧的雨衣,佝偻着身子,双手合拢,全力护着一顶破伞,根本没有闲暇来留意我停在他身上的目光。伞下摊开的蛇皮袋上,三三两两的是大蒜、红萝卜、大白菜。他很瘦很瘦,皮肤灰黑,五官好像都被尘土经年浸泡淹没,极其模糊。

我在他的摊前站立。他勾出一只手,指着地上的蔬菜,“都是山园地种的,是本地小种,带点回家吧。”他边拿起一把红萝卜一把大蒜,在我的眼前晃了晃,边嘟囔着:“落雨天,卖一点算一点,给你四元钱一斤。”见我没有拒绝,他动作缓慢地称重,一边絮叨着:“天可真冷。菜都瘫在雨里。过几天,要贵的。”我回他:“真的冷,太辛苦了。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去。”老人抬起微微浑浊的眼神,“冻习惯了。就想着过年前后卖几个散铜钿。”这话,叫我心里惆怅。

我再一次打量他。岁月是风尘,不由分说地将一些美

好吞噬。老人的容颜、心气、精神,都在退隐消失。多年来与泥土相处,他也活成了泥土的颜色和模样。但是,他耐心实在地用全部热情来完成一桩微薄的买卖,这是一个劳动者自食其力的尊贵。

天空仍是像洗褪色的灰棉布,雨点从宽薄的织纹间洒下来。行人寥寥,形色匆匆。文化礼堂的拐弯处,有个水果摊。是一辆改装的电动三轮车。车斗上搭了块木板,分门别类摆放着水果。水果都包裹在薄纸里,再罩着菱形方格的网。还有削好的荸荠、甘蔗,蒙上了保鲜膜。一个妇女坐在三轮车的坐垫上。女人脖子上扎着辨不出主色的围巾。头上耷着土黄色毛线帽,脸上捂着口罩。

我上前挑挑拣拣。在帽子和口罩之间,女人露出带着笑意的细长眼睛,与我一句一句地攀谈。说话间,扭头见一中年男人将一辆电瓶车停在摊档边,默默地递过一个用很多塑料袋严实包裹的搪瓷罐。他将水果拢了拢,开口对女人说:“这么冷,生意又没。吃了饭,赶紧回去。”女人拍了拍男人身上的水渍,抬头对正在收拾的男人说:“再守守吧,兴许下午有点生意。”女人一边吸溜着面条,一边低语:“你先回去,下午还要出工。我反正吃了饭,换个地摆摊。”他们之间再没有言语,男人只有条不紊地将水果归类装箱。直到女人吃光了面条,连最后一口汤也不剩,男人才略提了提嗓门:“快点回去。我今天还是三倍工资,饿不着你。”女人的声音温柔起来:“嘿,吃饱饭,也就不再觉得难熬了。”他们之间,没有甜言蜜语,但传递出来的情意,早已在彼此的心里筑成了拦截寒潮的大堤。

原来,温暖与光明,就蛰伏在寒冷与阴暗中。



时光 田恪宗 摄

■耳闻目睹

给方不开药的医生

■陆地

孙女咳嗽两三天了,我和妻子不放心,就带她到医院的儿科看医生。

排队挂号后,我们带着孙女乘电梯上了三楼走进儿科诊疗区,把挂号单递给了一位值班的年轻女护士,然后坐在诊疗区的长椅子上,耐心等候医生叫号。这时旁边的1号医生办公室的门开了,从里面走出一对小夫妻,男的抱着孩子,女的提着包跟在后面嘟囔道:“怪了,还有看病给方不开药的医生!”

终于等到叫我们到1号医生办公室就诊。坐诊医生是一位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,戴着一副眼镜,胸前端正地佩戴着一枚金光闪闪的党徽,说起话来声音很细很甜。她一边看着化验单上的数据,一边对站在身旁的患儿妈妈说:“看起来你儿子情况不错,这次就不用开药了,回去多喝水让宝宝排毒就行了,有问题再来找我。”患者妈妈还是不放心,追问医生:“光喝

水,不吃药,能行吗?医生再开两天药水给孩子挂挂,巩固巩固吗?”“真的不需要,你看这些指标都正常了,如果再用药,就有点过了。再说药不是好东西,多吃对孩子身体不好的。回去就按我给的方子,给孩子多喝水。”

这位医生心平气和地向患儿妈妈解释道。最后这位患儿妈妈很满意,拉着孩子的手,对医生连说好几声谢谢!

随后她客气地接过我递的门诊病历卡,刚要询问孙女的病情。这时就见从门外进来两位老人,男的抱着一位10岁左右的小男孩,女的拿着两三张检验报告单,直接把它递给这位医生。她仔细看过化验单、B超报告后,就告知这两位老人,他们的孙子需要住院,两位老人对于安排他孙子住院没有异议,可老爷子声音很低,和这位女医生商量道:“儿子媳妇在外地打工,一时半会也赶不回来,我手头没带多少钱,可否请医生您帮我们担保一下住院费,等孩子住院后,就去忙钱。”女医生听完老人

叙说,二话不说,放下手中的笔,站起身,笑着对我说:“对不起,我去帮他们办一下住院手续,马上就来。”然后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帮老人办理住院手续去了。

时间不长,她回到办公室,开始为我孙女就诊。她用听诊器认真地在孩子胸部左右进行了听诊,并仔细地询问,态度始终如一,亲切温和。我看着她忙碌的样子,心中油然敬佩她。等询问和检查完毕,她把孙女的门诊病历卡递给我:“你孙女肺部没有啰音,就是受了一点凉,没有支气管炎或者支气管肺炎的情况,给你一个方子,回去弄些梨子煨汤给她喝。不要受凉,多喝水。”

“好的,好的。”我和妻子几乎同时回应道。女医生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头,说道:“小朋友不怕,不打针不吃药,回家叫奶奶给你做梨子汤喝就好了。”回家的路上,妻子对我说:“这位医生对病人态度太好了,光给病人看病,给土方不开药,这样的医生太少了。”我笑道:“如果患者遇到她,真是福气!”

■直击真相

别把自己想得这么重要

■王珍

前段时间,因为防疫需要,某人接到暂时在家办公的通知。他一听连连嚷着:“这不行,绝对不行,所有的资料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,在家没法干活。”他那种仿佛十万火急想要去上班的样子,真的就像是要去给地球上发条一般,好像他不去,地球就会停摆。

我想跟他说实话,别把自己想得这么重要。虽然你们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所在,人人都要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分内工作,不得延误滞后,过期作废。但你的工作是可以有人取代的,就是说,你这个坑里是完全可以换一个萝卜的。对你而言,此刻,遵守规则、讲究秩序更重要!

其实,我这也是旁观者清。在我的人生中,有不少时间我

很可笑地以为自己特别重要,不可取代。曾经在报社要写大稿、急稿,派我出差去采写时,我总会提些附加条件,比如要赶时间、要有安静的地方写稿子,等等。领导出于工作考虑,时常会向我提供各种方便和帮助,甚至会亲自驾车把我送去采访点。

在完成了一些有难度又很重要的任务之后,我就以为有些工作非我不可。那时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分量,不懂得天高地厚,时常不看对象口无遮拦说话不过脑。有位新来的领导看着特别不习惯,就想治治我这病,把首席、高级、主任等头衔全都撸掉,说要看看“你头上是不是真的长角”。果真,在失去了平台、没有了机会之后,我什么也不是。

离开了自己喜欢、并做得得心应手的岗位之后,我的脑子开始清醒:是啊,虽然我的工作做

得不错,可是这并不代表别人就做不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和特长,自以为是的任性,不但无法彰显一个人的重要,而且很容易失去激发潜能、发挥特长的好时机。

不把自己想得那么重要,这是一种成长。因为,希望受关注,希望自己很重要,其实是人的天性。连刚刚出生的婴儿都懂得以哭来博取家人的关心。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,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成人就应该明白,自己不是特别重要,是因人、因地、因事、因时等因素而有相当大的差异。比如,在父母和长辈们的眼中,孩子是家中不能取代不可或缺的宝贝。但在整个社会中,不管你是几代单传也好,是老来得子也罢,也不管你是不是独生子女,你就和别人一样平常普通,不会得到特别的宠爱和呵护。

真的,除了至亲至爱,或者在特定时段中相互依赖的人,

整个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就是路人甲乙丙丁。有太多时间,认为自己特别重要的人,其实只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一种自恋的幻觉。

如果执念太深,一旦发现自己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再那么重要时,就会有酸楚、失落,甚至会怨恨。只有学会坦然地接受事实,那就是自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,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人而已。不管相遇还是分别,被人记得或者忘记,都是人生的常态。这才意味着你真正的成长。

那些会把我们看得特殊、觉得我们重要的人,大多是因为爱惜,因为赏识,因为心善,因为包容,因为重才、重情、重孝、重生命……所以,若是有人在乎你,是需要感恩的,而绝非理所当然,更不是因为你真的特别重要,而是因为别人特别珍惜。



喜迎亚运 沈光祖 剪纸